

心香一瓣

赠书

张宏宇

这几年,许多人出书。

但是,书是要寻一个能够接纳它的人。送给不需要的人,表面上恭恭敬敬,双手接受,实则是差强人意,结果反倒让人平添一种负担。如果纯粹是饭局或生意场上的朋友,也许会随手往哪儿一扔,估计用不了多久,就会渐生一层薄薄的灰尘,一缕阳光照射封面,有许多细小的尘埃在光束里舞蹈,这样会辜负了一本书。

贾平凹在《笑口常开》中写过一则趣事:“著作得以出版,殷切切送某人一册,扉页上恭正题写:‘赠×××先生存正。’一月过去,偶尔去废旧书报收购店见到此书,遂折价买回,于扉页上那条题款下又恭正题写:‘再赠×××先生存正。’写毕邮走,邂逅一家酒馆坐喝,不禁乐而开笑。”

一位文友出了一部小说,一千册,捧回家,除了送几个认为会接受的朋友外,8.5折,在网上卖,半年时间,卖出了100册。文友说,这就很满足了,余下的,是不会急于脱手,卖到60岁,还有10年。

文友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。先前,看到许多朋友出书,蠢蠢欲动。见识到一些书的命运,这样的想法,又很快灰飞烟灭。之所以不敢出,是怕我的书,出来乱送人,这就像某类商品的赠品,反正是送的,没人往心里去,得来容易,弃之全不可惜。

我在一废品收购站,发现朋友的书,像一尾搁浅的鱼,躺在一堆旧报纸堆中,我看到那本书似乎在流泪,我把它带回家。朋友的书,回到它应待的书架,找到新家。

一件作品,当初为了给它起一个好名字,煞费苦心。印上一千册,飘然分散在一千个不同的角落。不同的书,挤挤挨挨,站在书柜上,思想和观点在碰撞。你能记得书脊上,哪几个名字?闭了眼,熟悉书的内容。

我喜欢的书,当初是花钱买来的。喜欢才买,买来的书,比送来的书珍惜。那是在适合的时间、适合的地点、遇到合适的书,并把它带回家,与陈酿的爱情一样,在我案头、书柜甚至是枕边,书在那儿微微呼吸。

我在书的温暖包围之中,每天空气清新。一本书,翻来翻去快几十年了。你说,我珍惜不珍惜?

溪涧芳华

郭小祥

我不知惊讶起来,当我看见这一条溪涧时,在岭根。

从没有想到,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的一个小村隐藏着如此神秘的溪涧,这是一条大峡谷,只见它折折叠叠,蜿蜒而去,前往山谷的远方,眼睛一时无法企及。宽宽窄窄的溪流,胖的石块,瘦的石条,圆的鹅卵石,方的石墩,看似横七竖八地随意落在水中,仔细一瞧,却好像又是它就应该在那个位置待着,远之一厘则太散,近之一分则太挤,总之让你惊叹一切都是神来之笔。

因为这条溪,左右旁就从生出两条道,让路人行走之路,路沿山壁而凿,大小不一的石头铺成一条通往山谷的山路。这个时节,秋风已经滚滚而来,暑气早已退去,山林忽然就热闹起来,层叠叠嶂,深黄的叶,枯黄的枝,不知名的果,胡乱点缀草丛的野花,七零八落,上天一股脑儿地把各种色彩泼入这片山林,点燃了大地。人群像蜜蜂一样,蜂拥而至,老的少的都在这条道上来来往往,没达到深处的只想去探个究竟,从山谷出来的叽叽喳喳一路欢快而过。

我也在人流中,沿溪而上,很慢,感受脚下石块摩擦脚板的力度,我不想匆忙去谷的尽头寻找答案,至少这个假期这一天我是自由的,时间可由我随便浪费。行走数百步,人群渐稀,我停下驻足,隔着溪流,眺望对岸,对岸草木葱茏,忽然我看见一头老黄牛从草丛中挺起了背,背上一只白鹭悠闲自得地抖着细白的羽毛,牛在吃草,白鹭在那梳理它的羽毛,看似在赏景,又似陪黄牛兄弟唠嗑,落入午后淡淡的光芒中,仿佛是嵌入自然的一帧画,毫无违和感。彼时,一阵风起,惊了一只白鹭,它扑棱而出,展翅飞翔,羽翼光洁透亮如羽扇般轻盈,在草上、在树间、在云下,在人们的视线里,仿佛一大片祥云腾空而来,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鸣叫,仙乐般敲打耳膜。路人傻傻地停留在那,翘首,偷乐。

我望望溪流,忍不住跨入其中,深一脚浅一脚,从这块石头跨过,那块石头跳落,于高低起伏间,意兴盎然。我蹲下来,触摸水中石块,冰凉沧桑,像极了位久居山中的老者,他沉稳踏实,观天象之变化,视荣辱于浮云,任水流湍急缓慢,他亦岿然不动。我想选一块石头带回去,我又怕我精心挑选的那一块待在如烟嘈杂的都市,逼仄的钢筋水泥房里失去了灵气,它们是自然的子民,自然赋予它们日月精华,自由是它们的本色,离开了自然的依托,也许它们就失去了色彩。

清澈的溪流漂浮着一丛丛浮萍,它们有些团团而聚,有些一撮拥挤在石缝间,如绿色的精灵在游曳,浮萍翠绿,石壁上,水底下水草浓绿,深溪暗淡相映成趣。我想起小时候跟父母去乡下,那个叫万全坪的地方,那里风吹稻浪,一条河横亘那片田野,河里有寻食的鸭子,听说河中密密麻麻的浮萍是它们的食物,也有水牛在河中,牛背上坐着个赤膊的小男孩,后来我去浮萍,找那片田野,小河依旧在,其他的却留在了记忆里。三十多年的光阴过去,我在山谷里寻回了浮萍,植物依然是那个模样,细细赏鉴一番,轻轻掬一捧在手,又慢慢把它们放回水中。

我想继续走走,离开溪涧,又踏上了岸,山沟还很长,而我想站起来,黄昏披上了梦幻色的纱衣,我想我们都想置身其中。

浙西也有唐诗路

冯 井

几的《三衢道中》“梅子黄时日日晴,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荫不减来时路,添得黄鹂四五声”更是神来之笔。在两宋,赵抃、王安石、赵鼎、陆游、朱熹和苏轼等,都有吟咏常山的诗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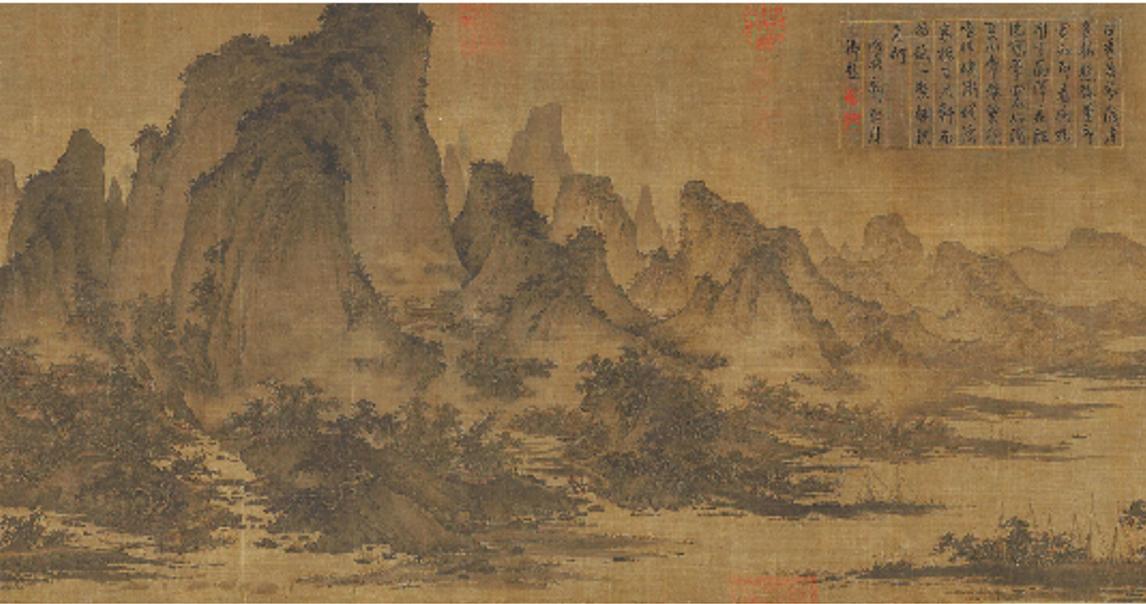
翻阅常山编辑的宋诗集萃,我也在想,浙东浙西一水相连,同饮钱江水,同驶钱江船,浙东有唐诗之路,浙西也会有唐诗之路。且不说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离乡归乡,要经过这里,王勃去南昌转道岭南到交趾也要经由这里,而杨炯最后的任职地和归宿地盈川,也在离此不远的衢州高家镇。

至于没有到过衢州的李白,则写有《送梁公昌从信安北征》。信安是衢州在南朝陈朝时的古郡名,曾经辖有江山、常山和江西玉山,是唐宗室和名将信安王李玮的始封处。

写有“风雪夜归人”的刘长卿,是促成南北诗歌交流的一位重要诗人。刘长卿曾来常寻访道人,写有那首著名的《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》,“一路经行处,莓苔见履痕。白云依静渚,春草闭闲门。过雨看松色,随山到水源。溪花与禅意,相对亦忘言。”常山南溪也称思溪或文溪,在县西南,那里有宋代花石纲遗址,也是常山巧石开采的主要所在。

诗人罗隐是富阳人,黄巢兵乱中隐居九华,公元887年投奔钱镠王,任为钱塘令。他常往来于常山万寿寺,与无相论法之余,也时常交流诗文,有《赠无相禅师》《寄无相禅师》等诗篇存世。“老住西峰第几层,为师回首忆

艺境



《绘见：山水中的古典世界》展品之一 北宋 屈鼎 夏山图(局部)

钱塘艺评

山水图像中的古典生活与绚丽人文

陈 野

取本真、清澈、浪漫、豪迈的生命真性,涵养虚怀若谷、大度包容的高远格局,寄寓坎坷人生中的不屈抗争和傲然风骨,挥洒探索山水内美的才情意趣。并藉此与先贤、与传统相与往还,寻求同声共气的心灵契合。山水图像中的峰谷、溪泉、烟岚、夕阳、山月、嘉树、花影、禽声,简册、法帖、画卷、琴棋、吟诗、品茗、焚香、雅集,种种自然和人文的意象,表现的是阅尽人世繁华后向着自然山水的返璞归真,摆脱俗务禁锢后身心俱获释放的自由无羁,构筑起了生动丰饶的精神生活之境。

中国文艺传统讲究“文以载道”。这个“道”,既有美学思想层面的儒家仁、爱、礼、义的伦理德性之道,道家追求虚静简远的任顺自然之道,玄学任性率真的个性放逸之道;也有现实生活层面对时代潮流、社会变革、世道人心、国计民生的人文关切之道。山水艺术与德性、哲思、智慧紧密相连,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艺之“道”的各个方面,既提炼和奉献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概念、范式、结构形式、表现手法,也在哲学思辨的境界里升华,由此进入中国经典文化符号行列。我们在南宋院体山水画中,可以见到墨色表现的山石、林木、楼阁、江帆、舟船、点景人物,是为“有”之实景;而由大片空白画面所表现的天光水色,则乃“无”之虚境。它们黑白相对、虚实相应、有无相和,共为一体,既相互对立,又相互映衬,构成完整画面,予人和谐有致的中和美感。此处的黑白、有无与虚实,更是中国古代“阴阳”概念的奥义显现,揭示了事物彼此对立而又相互消长、对立统一的趋势与特征。以空白之法表现的这些虚境,也是自然的本质状态在人的意识中的存在。它启示人类意识并正观客观世界的存在和自身主观世界的局限,以人所特有的艺术洞察力,领悟人与山水的本质关联、自然山水的深奥内涵,超越生命的宇宙

4 | 浙江日报 | 钱塘江

浙江日报 钱塘江

浙江日报 钱塘江

浙江日报 钱塘江

浙江日报 钱塘江

近日,常山文联的小友寄给我一包书,有常山的文史资料,自然也有早有耳闻的《常山古代诗词集》。很早就听说,常山有一条“宋诗之河”,一千年前,一众的大宋名家溯江而上,然后在常山境内的埠头舍舟登陆,顺着常玉古道、常徽古道等多条官道,去往江西以西和徽州以北,为沿江和沿路风景所醉,留下了数千首唯美的诗词。

宋诗在浙西的空前繁荣,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大因素:一是宋代迎来了唐诗之后的又一诗词繁荣期;二是浙西地处浙赣闽的水陆交通要道,形成了无可替代的经济流和文化流;三则是直追唐风尊奉老杜为诗祖的江西诗派在南北宋时期崛起,形成了很大气场,在唐宋文章八大家里,赣籍人士占了三位,江西的诗人更是多了去。

最早知晓常山,是辛弃疾的《浣溪沙·常山道中即事》,“北陇田高水路频。西溪禾早已尝新。隔墙沽酒煮纤鳞。忽有微凉何处雨,更无留影霎时云。卖瓜声过竹边村。”辛弃疾多次沿着信江东行或南去,都是要路经常山的。宋宁宗嘉泰三年(公元1203年)五月,辛弃疾被重新起用,出任绍兴(今浙江绍兴)知府,兼浙江东路安抚使,六月月中旬到任。这首诗就是诗人由铅山赴绍兴途中,经过常山时写的一首农村村,语言清新,活脱脱一组江南美景画面。

南宋时代,江西籍著名诗人曾几和杨万里按现在的话来说是绝对的大咖,尤其是曾

岁月悠然

夏日说葵

孟祖平

夏季,葵花花开。很多年前,家住拱宸桥,每天上班常走运河边的“大兜路”,那时候这里还没有改造成商业街,附近有许多居民居住,河岸有许多葵花种植。花开之时,常有小孩躲进高大的葵花下看太阳,葵花金黄色花盆儿,会迎着太阳位置变化慢慢转动,十分奇妙。

秋天,葵花籽熟,将其炒制后,香脆无比。20世纪70年代,亲朋聚会,敬茶之余,嗑瓜子是主要的交流方式。葵花籽,皮薄味香,俗称香瓜子,嗑起来清脆有声,很受人喜爱,当时,买现炒香瓜子要排很长的队伍,每当炒熟的香瓜子端到桌前,家里的气氛会热闹起来。

葵花是菊科向日葵属草本植物,原产于南美大陆,明代引进中华时被称为“文菊”。葵花在西方叫太阳花,因有“向日”习性,后来人们称之为“向日葵”,与古代葵菜有关。

葵菜原产于中华,历史悠久,早在周代有腌制葵菜食用记载,当时,葵菜常用于祭祀礼仪,是招待尊贵客人的高档食品,《诗经·邠风·七月》诗句中提及的“葵”,就是指葵菜。葵菜又称“滑菜”,煮后肥嫩滑腻,与现在常见的木耳菜十分相似。

葵菜,还有一个名字叫藤菜,苏东坡写过“丰湖有藤菜,似可敌莼羹”诗句,说其味道可与杭州闻名的莼菜媲美。先秦时期,植物油尚未开发,动物油脂资源稀缺,当时饮食“以滑为贵”,所以,葵菜很受人们青睐。在唐代以前,葵菜地位很高,汉代《神农本草经》将葵菜列入上品。

唐朝以后,随着南方白菜(菘)兴起、植物油作物油菜普及,葵菜的地位逐渐衰落。如今,葵菜已沦为野菜,少有人知晓,前几年去长江三峡游玩,发现巴蜀一带民间称之为冬苋菜,人们常采摘其嫩叶食用,用来煮豆腐汤,味道十分鲜美。

葵菜是锦葵科锦葵属植物,有许多种类,《齐民要术》按收获季节分,有春葵、秋葵和冬葵之类别,古籍中出现的“秋葵”是指秋天的葵菜,并不是现在常见的秋葵。秋葵,亦称黄秋葵,原产于非洲,是锦葵科秋葵属植物,到20世纪初才引进中华,与叶菜葵菜不同的是,秋葵可食用部分是果荚。

葵菜之花,花小,色白,在古代关注度很低,“葵花”在古籍中多指蜀葵之花。蜀葵原产中华,是锦葵科蜀葵属多年生草本植物,花开端午前后,故称“端午花”,其花色鲜艳,色彩多样,有“端午锦”美称。

有一年,堂兄从外地回来,带来蜀葵种子,撒在院子泥土之中,春季长出小苗,夏季,高大枝叶上开出许多鲜艳的花朵,盛开的花朵,如20世纪60年代农村里的大喇叭一般,在蓝天白云之下,极为壮观。

南宋之时,临安城内,民间有端午日插蜀葵花驱邪习俗。记得小时候,端午节那天,奶奶会到院中剪来新开的蜀葵花,插在花瓶,摆在堂屋柜子上。

宋代陈景沂《全芳备祖》记载:“葵有三种:一取其花,名蜀葵;一取其叶,名蒲葵;一取其可食,名葵菜。”蒲葵是棕榈科蒲葵属木本植物,叶子能制成蒲扇,也叫棕扇、葵扇,因叶子像芭蕉叶,杭州人叫芭蕉扇。20世纪60年代,空调、电风扇还没有普及,炎热夏季,扇子是夏季营造清凉之风的宝物。

几年前,母亲住进养老院后,特别怀念旧时的芭蕉扇,我听说网上有售,就买了几把,炎热夏季,母亲手拿芭蕉扇,望着窗外,仿佛回忆起旧时的美好时光。